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

老年的沙僧回憶四師徒初見面的場景
一切，只在一念間



警告：本章涉及成人情節，包括小量暴力及兩性場景

清晨。老年的沙僧，在永聳山永生寺一個小房間內，回憶他們取西經的經歷，為這難忘的驚險旅程撰寫傳記。有些，來自道聽途說，有些，來自師徒之間的對話，更多，是沙僧親身的經歷。從何說起？

沙僧的魂魄漸漸被提昇，直到三重天。從那裡，又急速飛墮萬尺，穿過厚雲。眼前一亮，是崇山峻嶺。太陽才剛剛升起，照得永聳山金光閃耀。從來未曾在這角度看永聳山，真的美，沙僧完全被眼前美景臣服。再飛近點，看見地勢險要的永聳山中，順山勢而建的永生寺。在寺前空地，數十個師兄弟，都拿著棍，擺起陣，耍著伏魔棍法。

之後，魂魄慢慢飛回小室內，原來，已回到了三十多年前，當時的擺設，幾乎沒有兩樣。無尋大師正與他的愛徒玄奘在弈棋，悟空服侍在側。悟空是歐洲人，Calvin Martinson，初來中原，不善中文，稱自己為老孫(遜，Son 的讀音)，被父親帶到永生寺，長大後學習武術，帶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髮修行，因為金髮，被師兄弟笑稱馬騮孫(遜)，法號悟空，師兄弟亦愛稱他為孫悟空。他身材健碩，學習能力強，武藝高強，正義感強，且自以為頗有慧根，難怪會帶點高傲。

出家人，只知敲經念佛，或潛修武功，下棋這玩意，應該沒有他們份兒。只是無尋是大師中的另類，就如濟公的另類，師父喜歡在奕棋中交流人生哲理，徒弟玄奘，亦樂於奉陪。兩位大師對奕的，不是一般的象棋，棋盤佈局有點像西洋的國際象棋，亦像中國象棋般有一道河，分隔兩方。棋是皇帝御賜的，用上名貴象牙精雕而成，其中有些刻有像英文字母的雕刻，也有像現今數學符號加、減、乘、除等樣式。

棋下了半天，互有攻守，仍然不分高下。

「明白玩法嗎？」玄奘一邊下棋，一邊向侍立在旁的悟空問道。

「看看可以了。」悟空答得爽快。

「明明想學，怎麼又吞吞吐吐？」

「我答得爽快，我也沒有說我想學，何以大師說我吞吐？」

「你口沒有吞吐，心倒吞吐，口非心是。」

「我...」悟空一臉狐疑，心裡道：「我又沒有說，你又沒有望著我，何以知道我想學？」

「你的身體微細動作在告訴我，你很想知道這個玩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意兒，是如何玩的。」玄奘續道：「你的眼在注視，心在數算，在觀察究竟哪一只棋，可以怎動，哪一只棋子，為何可以那樣移。」

「有勞大師指點。」悟空一道回應，一道心想：「以為他只顧下棋，卻原來同時觀察我的舉止，果然是大師。」

「以這棋子為例，上面的雕刻，是一點，一橫，再一點...」玄奘指著一只上面刻有一個像數學除號的棋子：「上一點表示可以向前行一步，下一點表示可向後移一步，一橫就是可以任意橫行至任何一格上。」

「一理通，百理明。簡單！明白！那麼可讓我試試吧？」

「怎才算輸？怎才算贏？」

「這個...煩請大師指點。」

「將軍！」無尋大師把一只英文字母「X」樣式的棋子，從己方棋盤底線左下角快速移到對手範圍內對角處，離底線三格之遙。

「太心急了，未計算清楚，未知全盤佈局，就心急一試，很容易露出破綻，贏變輸。」玄奘輕鬆地把一只刻有皇冠的棋子移左了一步。

「玄奘講的是師父，還是悟空呢？」無尋大師回應。

「哈哈！哈哈！」趁無尋動腦筋的時候，唐僧微微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仰臉，向著一臉有點茫然的悟空：「聽說你有意跟我一起取西經。」

「對！極之有興趣。」終於等到玄奘開口入正題：「以我的聰明智慧，加上敏捷身手，絕頂武功，必定馬到功成！」

「再將！」無尋眼見半天無甚突破，現在實在是機會難得，選擇步步進迫。「小心，看來玄奘情況不太好罷！」

「前面危機重重，一步一驚心，路不熟，道不明，天不晴，心不靖，悟空可有對策，悟空可有把握？」

「正所謂一子錯，滿盤皆落索，路不熟，道不明，悟空未有對策，悟空沒有把握。」一向自認聰明的悟空，面對著似識非識的棋子與佈局，的確感到困惑。

「此行取西經，攀山涉水，妖魔擋路，同樣路不熟，道不明，明天不測，後天不定，悟空真有對策，悟空真有把握？」短短一個棋局，原本自命不凡的悟空，給玄奘幾句問題，幾乎完全攻克了。那敢抬頭作答？

「加上大師的才智，相信...」話未完，只見玄奘從河對岸調回一只十字上面正中央再刻有圓圈的棋子，阻擋了無尋的攻勢，然後輕描淡寫地說：「將軍。」原來棋子移開了，同時露出一個破口，讓路給一只刻有像英文字母「Z」字的棋子，可以作出致死反擊——好一個連消帶打，轉守為攻。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「噢！我輸了。」無尋道。

「輸了？」仍未完全掌握行棋方法的悟空，當然不太清楚當中情勢。

「帥無可退，士無可守，兵無可救，完了。」

「承蒙相讓。」

「玄奘棋藝過人，實在佩服。話說回頭，徒兒悟空，面談表現如何，可值得玄奘帶挈同行？」

「面談？」悟空完全想不到，原來無尋命他在棋局中服侍左右，第一次見玄奘，已是一次面試。

「自視過高，心浮氣傲，桀傲難馴。」每說一句，鏗鏘有聲，悟空的頭，越垂越低。「我敢預言，你將來要走的路，冤枉路多，正直路少，比尋常人辛苦，比平凡人難行。只是，假如你能戰勝老我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你，必能成聖，必能成為暗黑中的燈台，明己照人，你要切記。」

「多謝大師指導，定當銘記。」被大師批評得如此不濟，心知肚明，大概取經之事，好夢難圓。

「大師？還不改口叫師父？」無尋笑道。

「師父？我可以嗎？我...可以...一同取西經嗎？」

「試問你留在我這裡，只知敲經念佛，只顧潛修武功，如何多走冤枉路？如何歷練辛苦難行？如何學習成聖？師父的心意，還不明明白白嗎？」

「路遙知馬力，期望你一次加入，永不言棄，永不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退縮。」

「一定，一定！致死忠心！多謝師父，拜見師父！」



然後，意念一轉，在長安，正值黎明前的黑暗，飢腸轆轆的朱勝，就是他的二師兄豬八戒，爬起身，打算走到廚房，尋找什麼可食。沿著狹隘的長廊走，未見食物，卻遇上一早起來，準備早飯的僕婢小柔，捧著一盤剛洗好蔬菜，迎面而來。看著溫婉柔弱的小柔，食色性也四個字，明顯地印在朱勝的額頭上。

「小柔。」很難想像，語氣嬌媚的一句，來自頗具名氣的尚武莊堂堂一代掌門人朱勝的口。

「大當家，早。」不想正視，更不想停留的小柔，一面走，一面敷衍回應。

「我餓，可有早晨美點？」橫身一步，側身一閃，自身與牆身，巧妙地形成一個小三角，輕易把行前半步的小柔迫停於牆邊，橫阻了她的進路。除了菜的鮮味，還有微微一點秀髮的香氣，讓朱勝感到像從夢中甦醒過來。

「你看！菜在這裡，餓了可吃，別無選擇了！」看似柔弱的小柔，原來可以一點不柔弱！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朱勝自己也不知是餓的緣故，還是半夢半醒，心情不太好，原本只想借意親近，調侃一下，便放她一馬，不知怎的，氣從中來，欲把菜搶過來。

「我吃！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小柔冷不防朱勝的突然拉扯，失了重心，連人帶菜，倒向朱勝。二人一驚，手一鬆，菜盤打翻了，朱勝伸手接過正倒下來的小柔。色，在朱勝懂事那天起，從不陌生；朱勝的色，從小柔懂事那天起，也不陌生。朱勝右手插進小柔的腋下，左手攬著她右側肋旁，她幾乎整個人跌進朱勝的懷裡。這刻，頭髮的氣味更濃，還加上小柔洗完菜後摻雜著的汗味。朱勝不只一次幻想著擁抱著小柔的身軀，嗅到她的體香，這次，終於得嘗所願。機會從來不會給予不會把握的人，沒想過後果，也來不及想，性的衝動很快把尚武莊堂堂一代掌門人朱勝擊潰。

他左手用力一推，把小柔完全按在牆上，五隻粗暴的手指已順勢滑上小柔的乳房上！小柔出盡氣力，甚至指甲都陷入他的左前臂，血都滲了出來，仍沒法推開在她乳房上的手！他右手敏捷地穿過她左腋下，用右肩膊鎖著她的左肩，再轉右手腕，一張大手掌用力按在她驚訝得連呼叫也未及時的嘴唇上。她嘗試掙扎，他以箝羊馬鎖住她的左足！她越掙扎，她身上的氣味，與及從她胸懷傳來的柔軟，教他越發亢奮。

The Legend of Ancient Chinese Genies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這次，這刻，他深知道，自己走進了不歸路。

這次，這刻，她也深知道，自己走進了不歸路。

一切，只在一念間。



然後，沙僧忽然聞到一陣燒香的味道，應該是午堂念經的僧人活動了，這香味把沙僧帶到父親的喪禮的場景中。父親正室較他早兩年已先逝，沒有兒女，沙僧由庶妻所生。雖然直系親屬不多，但因父親為長子，兄弟姊妹十一人，繁衍眾多，加上沙家書香世代，名門望族，數代為官，沙僧當時乃秀才一名，雖未列前茅，也因家族背景，前途委實無可限量，所以，靈堂上一早堆滿了親朋戚友，達官貴人，熱鬧非常。此時，玄奘與他的兩個門徒悟空與八戒，就在一遍喪樂喧嚷中步入靈堂。沙翁與兩位夫人經常到永生寺參拜，又愛聽無尋及玄奘兩位大師的講學，大家十分熟絡，反而獨子沙陽天——即沙僧的俗名，只有孩提時到個永生寺。無尋年邁，不宜下山，玄奘自然就是永生寺的代表。畢竟，他是國家級的佛學大師，他的出現，隨即引來所有人的注目；所有人，特別是喪家，都感到與有榮焉。

玄奘一入到門庭，就被眼前景象吸引。靈堂佈置比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想像中簡約，卻不失莊嚴——白色紗布，幾乎掛滿了牆身柱子，花一律是黃菊，看上去井井有條，堂前鈐錠錫鑪臚列整齊，爐香四溢，還有一對燃點的巨型蠟燭。這像應該是較早年畫的，雙目炯炯有神，略帶笑容。橫匾上寫上「水少公羽」四字，果然是非一般的文人沙翁，拆開自己的名字作橫匾，大概都算前無古人。輓聯為「水火生前從來不相容留下遺憾多少」，「公婆死後永恆不相鬥往上轉化瑞羽¹」。輓聯同以自己的姓名來寫作，「水少(沙)」為首，「公羽(翁)」作結，與橫匾相呼應，都是沙翁自己的筆跡。沙翁竟以自己生前與妻子經常吵鬧得水火不相容來作此輓聯，自嘲一番，也教化來客，夫妻應好好相待，難道要學他倆夫婦，到死才葬在一起，才結束吵嚷？這樣非傳統，這樣不介意自揭不是，自省不足，這樣豁達，真的人間罕見，連玄奘也為之讚嘆、動容。

「賓客請留步。一鞠躬...」鞠了躬，玄奘把視線鎖定在沙家獨子——自己的身上。

「沙翁兄生前向我提及，你滿有熱忱，誓要在官官相衛、人人貪瀆的世代裡當一個清廉的好官，值得期待！有志氣，志向高，志願尚可。」

「小弟不才，既然志願宏大，值得期待，何以只屬尚可？大師請勿誤會，無意反駁，只欲明解。」

¹ 瑞羽，指鳳凰。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「當今世代，彎曲悖謬，魔道盛行，為官如何清廉，如何影響力大，改得一時，改不到一世，改得一城，改不了一邦，改得表面，改不了人心。改，要從心。所以我說，尚可。」

「玄奘大師不愧為大師中的大師，自愧智慧不如，秀才徒具虛名，更覺力量渺小。」

「讓我來引薦，這是你的大師兄悟空，這是二師兄八戒。」

「我見過他們。」沙陽天心裡回想，只是不明為何尚武莊朱勝會改名為八戒。

他們第一天碰面，就在長安金光門入口附近，就近尚武莊的一度側門。一大群叫嚷的街坊，圍著一個小小姑娘，姑娘似乎十分憔悴，也十分惶恐，眼哭腫了，彷彿被嚴刑拷問了一整夜，衣履不整，像剛剛被幾個臭男人強暴了，身上的外衣裡衣都幾乎被撕裂了，露出了滿身的傷口，有些尚在淌血，小姑娘極力的把身體屈曲，又嘗試用餘下的衣布覆蓋裸露的身體。當下，人叢中，走出這個二師兄的夫人，吐出一口唾沫在姑娘臉上，大聲宣告：「淫婦！」眾人回應：「浸她豬籠！」口號就此此起彼落，又在一遍鬧哄中...

「奇怪，什麼大師兄？二師兄？」沙陽天的理性突然闖了進來，心裡問了這樣一個很好的問題。沙陽天聰穎，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立時明白玄奘來意，回應道：「秀才自知力量渺小，但責任已負，便是責無旁貸，自當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，效忠朝廷，愛民如己，不敢輕言放棄...」

「跟我們取西經罷！傳道比當官志願更高，加入我們罷！」八戒也展開游說。

「...況且...家有喪事，實在不宜遠行罷？」沙陽天繼續為自己找更多合理理由。

「人生匆匆，轉眼而逝，由得死人埋葬死人罷，你只管跟從我。」玄奘以肯定的語氣說。

在別人的喪禮上，在這種場合，在這個被尊重的大人物口中說出這番話，似乎...眾人聽到這樣驚人的呼召，全都愕然，即時鴉雀無聲。

沙陽天見識過這令人愕然的場景，就在那天。還記得當日玄奘與悟空從他的右側進入場景中，玄奘用了在喪禮上同一堅定的眼神回望了沙陽天一眼，接著往前走，停在可憐兮兮的小姑娘跟前。還未到步的悟空，急不及待說了一句不知明的方言，從語氣，聽來有點像「為何這樣對待這小姑娘！？」

「大師，你來得正合時，這個大膽小柔，竟然勾引我夫君。村例上吩咐我們，要把這樣的婦人以豬籠浸死。你說該把她怎樣處置呢？」朱勝的元配曹洛帶著惡毒狠心的語氣向玄奘投訴。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「浸她豬籠！」口號再次此起彼落，又在一遍鬧哄中……

玄奘怒視朱勝，朱勝心虛，低下頭來。玄奘轉頭用溫柔的眼神望了連低泣也大概欠力的小柔一眼，再環望不停叫囂的旁觀者。一絲嘆息，慢慢地，跪下來，張開手，再柔柔地，把小柔擁在懷中！小柔像在茫茫怒海中找到了浮木，想也不想，完全地緊靠在他的胸膛上，卷曲的身體在抽搐，飲泣，然後是放聲大哭。身為大師，玄奘的雙手公然放在一位姑娘的背上，還有很大比例按在她沒有衣服遮掩的肌膚上，卻完全沒有腼腆之表現！畢竟是國家級的佛學大師，這樣的舉動，所有人都愕然。

「我在這姦淫的事上也有分。要浸她豬籠，也要浸我！」

眾人為這句說話，全都愕然，即時鴉雀無聲，繼而竊竊私語，然後自然地把眼目轉向朱氏夫婦。

「...由得死人埋葬死人罷，你只管跟從我。」

眾人為這句說話，全都愕然，即時鴉雀無聲，繼而竊竊私語，然後自然地把眼目轉向沙陽天。『由得死人埋葬死人罷』這句說話，相當震撼，幾乎打動了他的心。他心底裡也確實同意，自己心底裡，真的渴望有天能成就大事，只是...道德傳承，禮教傳統，很快佔據了有利位置。

「大師，應該明白什麼是孝悌之道，如我照大師吩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附，實在大大不孝，就枉我讀過萬卷聖言書，枉我求學半生，枉為沙氏後人！」沙陽天心裡實在掙扎——一方面，捨不得高齡母親，高床軟枕，高俸厚祿；另一方面，卻被玄奘的智慧，未來的精采，豁然的眼界深深吸引。

「Come on. Change the world! 改變世界嘛！」沙僧第二次聽到悟空開口說他不明白的語言，這次還有一句中文。其實他不僅曉得說，還可以勉強讀，可以勉強寫。

「不愧為沙翁之子，沙氏在天之靈，應大得安慰。二夫人，玄奘此行目的已達，先謝過二夫人，感激沙家一直看顧貧僧，今次一別，遠渡天竺，水遠山長，不知何年何日返，祝願身心康寧，就此拜別。」

「拜別？師父，我們不是來找沙陽天...」八戒心裡有點感到洩氣，奇怪師父對自己窮追不捨，對沙陽天卻說不夠半天就放棄了。



八戒當然記得當天玄奘如何處理小柔的事情。

「我在這姦淫的事上也有分。要浸她豬籠，也要浸我！」玄奘一邊說道，一邊向悟空打個眼色，作了一個小動作，悟空聰明，即時從簡單的行李中取出一件袍子，蓋在小柔身上。

眾人竊竊私語，然後自然地把眼目轉向朱氏夫婦。

「大師，壞在這個人，不是你，你為何要為難大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家？」朱氏夫婦異口同聲地回應。

「眾目睽睽，你們竟然沒有看見？我抱擁她，不是和她有姦情？無可否認罷！眼看，還不是事實？還不能作準？」玄奘還作勢把小柔深深擁抱，面貼面，心胸緊貼心胸，令小柔臉也泛紅起來。

「這個...」二人一時語塞。

「誰親眼見這小女子姦淫，誰就可以親手行刑！浸她豬籠...浸她豬籠！」玄奘厲眼看著一群只看熱鬧、人云亦云、幸災樂禍、毫無同理心的旁觀者，大聲呼喝道。然後，專注整理小柔身上的袍子，小心地，溫柔地。從無想過後果將會是害人於死地的閒人，被這大聲斥喝，漸漸醒覺到事情的嚴重性，自知理虧，便從老到少，漸漸一個個、一小群地離開。原本守在莊前的幾個尚武莊學武弟子，眼見情況尷尬，都暫時退下。沙陽天不似其他街坊，他本來就有一顆正義之心，很想留下來，很想知道事情怎樣發展，看看可以幫忙什麼。看見離門口不遠處，有一顆小榕樹在一旁，於是，走到樹後，靜看發展。

小柔從大師的臂膀隙縫中察看著一群鬧是鬧非的群眾慢慢遠離，雖未脫險，但已覺如釋重負，便嘆了一口氣。玄奘見街坊散去，便溫柔地慢慢扶起小柔。

「夫人，如果眼看，還不能作準？眼看不見，還能作準？」

「這個...」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「尚武莊掌門人朱勝朱大俠，你是唯一見證人，人命關天，你說？會不會是誤會一場？」玄奘一直想給朱勝下台階。以為驅散了人群，只剩下幾人，朱勝或會放過小柔。

「的確是她勾引我！」

「好！那麼我將我和她的命交給你，由你親自行刑。」玄奘火起：「來！尚武莊掌門人，捲起你的衣袖，來！紮起我們，對你來說，輕而易舉，帶我們到河邊，任由處置罷！」給玄奘盯著朱勝，不止一次不期然地用右手遮掩左手前臂，這個動作太不自然，也給擅於觀人於微的玄奘發現。朱勝心虛，當然要遮掩由小柔指甲重重刻下的幾度傷痕。

「誰敢動我師父一條毛髮，我老孫不會坐視不理事！」悟空立刻搶前一個馬步，防止有人出手傷害師父。

「悟空，不要阻止！」玄奘續向朱勝道：「事由你起，就由你了結罷！」

「大師光明磊落，我們豈敢！應該是誤會，一場誤會！」玄奘這樣文質彬彬的佛學大師，竟然擺出如此強勢，連一向有點潑辣的朱夫人也大感錯愕。夫人思前想後，小柔從小在家長大，為人怎樣，自己總算心裡有數。至於丈夫為人，也是心裡有數。加上悟空有意護主，夫人還是趕緊於丈夫出口前回應。

「誤會？是誤會嗎？這誤會倒深，深得見血見肉！」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我認為我有必要稟報無尋大師，看看如何善後！」

朱勝知道理虧，加上玄奘提到無尋恩師，更加不敢正面回答。

「對不起！我們確實有負無尋大師當年托孤！讓我們帶她回去，管教管教便是了。」朱夫人再搶在朱勝之前回答，怕朱勝一錯再錯。小柔一聽見夫人要帶她回莊，想起剛才一個多時辰前所發生的事，立即緊張起來，退後半步，瑟縮在玄奘背後。

「兩位，容我大膽說句，尚武莊雖大，現在，相信已容不下小柔一個。小柔孩提時跟我師父來，現在不如跟我走，等我為她找一個新歸宿罷。」玄奘特別靠近夫人，鄭重地說：「夫人，貧僧建議，意下如何？」

「同意。不麻煩到無尋大師，就是了。」朱勝知道理虧，朱夫人何嘗不是，於是，很快便回答。可憐小柔，被朱勝屈辱完，再被她私刑拷打，可知朱夫人都是練武的！想深一層，小柔始終都是個惹火之物，遲點也要處理這個『心腹大患』，假如送走她，既可以息事寧人，大患亦可除去，是上策。

「我們走吧。」聽到師父肯定的指示，悟空與小柔轉身便走。剩下朱氏夫婦，眼巴巴的看著他們離開。他們經過榕樹旁，沙陽天終於可以近距離看見小柔，原來，是個美人胚子。

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「我們走吧。」玄奘轉身前再望陽天，有點失望，悟空八戒聽到師父肯定的指示，唯有轉身準備跟他離開沙宅。

「大師，難得百忙裡仍抽空光臨舍下，不吃點齋菜，才上路？小兒也需要時間收拾行裝，才能上路罷？」一直沒有多言一句的二夫人，竟然語出驚人。

「上路？娘親，我要去哪兒？父親的喪事還未...」其他人與陽天一樣，都莫名其妙。難道玄奘一早通知夫人，說服她好讓沙陽天跟隨玄奘上路？

「二夫人，心明大義，玄奘實在佩服！佩服！」

「娘親，假若孩兒跟隨大師上路，一別不知何日還，難道要妳餘生無人侍候，孤獨一人？孩兒不孝，此事萬萬不能！」

「我有幾拾僕婢，個個忠心善良，幾個近身，更是視如己出，長安大街小巷都有親朋鄰里，我何愁無伴？如何孤獨一人？」

「但是此行攀山涉水，妖魔擋路，路不熟，道不明，一去三五十年不定，必須從長計議，不宜妄下決定罷？」

「大師說得有理，改，要從心。大師此行天竺取經，如能成就，足以祝福萬千眾生，改寫人心，影響實在深遠。如你有幸隨行，可協助大師整理經卷，還可以天天親身聽道論道，又可記錄日程，供後人參考學習，意義實在重大，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機會實在難得。悟空與八戒都是武林中人，要他們舞文弄墨，或是保護大師，哪樣容易呢？大家心照不宣罷？焉知你得了秀才的功名，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？」

靈堂上達官貴人，對二夫人之言詞，無不驚奇、讚嘆，許多大丈夫，也自慚形穢。

「二夫人智慧過人，女中豪傑，丈夫胸襟，實在叫貧僧深深感動。」玄奘轉向八戒細聲語道：「帶她進來罷。」於是，八戒快步走到門口，隨即帶一個女子進沙宅。

「好秋、好寧，替少爺打點行裝罷。大師，各位親朋，時候不早，請到內堂吃點齋飯罷！」

「媽！」

「謝過二夫人，且慢，我有一人引薦。」

「小女子小柔，拜見二夫人。」小柔再現，帶給陽天一陣莫名心跳。

「天竺之行，貧僧沒有牽掛，唯獨這人，貧僧的心一直放不下，只因承諾過，要為她安排一個安居之所。」玄奘往八戒方向瞥了一眼，嚇得八戒垂下頭來，手心冒汗，心怕師父供出他的醜事來。玄奘當然有所保留：「小柔品性善良，溫柔聰穎，二夫人獨子遠行在即，玄奘請求夫人，收小柔為乾女兒，侍奉左右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

「乾女兒？大師，這樣不太好罷！我出身寒微，無父無母，從小寄人籬下，怎有資格當沙家女兒？小柔不配，只願為奴為婢，服侍夫人，余願足以。」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「小柔，不要怕，妳過來。」小柔遵命，行到夫人跟前。二夫人仔細看看這小女子，原來，是個美人胚子。短短對話，已感到她絕不貪求名利安逸，聽到她的出身，便心生憐惜，或許這就是緣份，有著不知何來的親切感，加上由玄奘親自推薦與請求，二夫人很快便下了定案，續道：「小柔，我承諾妳，這家就是妳家，以後，不要再作奴僕，我就是妳娘親，妳就是我女兒。」

「真的嗎？我真的可以有個家嗎？謝謝夫人...不對！是契娘才對！」小柔高興得流下兩行欣悅之淚，連番叩謝。

「妹子？小柔成了我妹子？這個關係，好像...不太好罷？」沙陽天此時暗自喃喃道。

「乾女兒？有沒有濕的呢？」悟空對這些關係，聽得一頭霧水。

「以後妳不再是小柔了，以前連姓也沒有，今後姓沙，兄長是陽天，妳，便叫...月雲罷！陽對月，天對雲。」

「沙月雲，人如其名，很美麗的名字！」

滿堂賓客，看見這個溫馨場面，無不動容，深感欣慰，紛紛上前道賀。想不到，原本是白事的靈堂，竟然變成了喜事的場景。事情實在進展得太快，沙陽天由喪家守孝之子即將成為遠行天竺的團隊成員，無家可歸的卑微奴婢小柔成了沙家寶貝女兒，寡婦二夫人原本打算犧牲小我孤寂半生如今有乾女兒侍奉在側。

《前傳》 Episode 1 | 團隊初現 | 試讀

悟空把這一切看在眼裡，為玄奘的智慧、二夫人的胸懷，深感折服。八戒看到的，是自己親手把小柔送給沙家為女兒，還看得有點點酸溜溜的，就是沙陽天的眼目，幾乎未離開過小柔，直至團隊起行。說有點點，因為他也深知道，我沒有機會，你也沒有。沙陽天滿心矛盾，既驚且喜，沒想過娘親如此豁達，沒想過父親喪事未完，就要匆匆起行，沒想過玄奘的巧妙安排，既讓小柔有容身之所，同時也因為這個乾妹，令他稍為放心，離家遠行。當然，最令他上心的，就是第二次見小柔，已成為自己的乾妹了。

